



知音

吴树民

五年前，这个厂，债台高筑，债主盈门！

五年来，这个厂，在承包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焦志学的调治下，象只养好创伤、恢复神力的雁，又鼓动双翅，昂首凌空，搏击云天……

这个厂，就是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造纸厂。

“雁过拔毛。”个别手中有权者，总想从纸厂多刮一些油水；各种摊派，更重招架。稍加抵制，就会引起许多意想不到的连锁麻烦。

焦志学不是守财奴，造纸厂也不是吝啬鬼！

云阳人民素有喜爱文化活动的传统。当年延安文工团曾在镇中心大操场搭台演出歌舞、话剧，围观者堵塞道路。

后来，观看演出全托了云阳镇城隍庙戏台之福。再后来，拆了城隍庙戏台，盖起剧院。虽说戏剧和电影二者不可兼看，终究有个文化娱乐场所。前些年，剧院被拆作他用。连系人心的那根文化弦，“噌”地崩断了！从此，要看文艺节目，难似上青天。

焦志学望见：家乡的父老为品品秦腔滋味，叫儿孙用架子车拉上，踩着茫茫积雪，迎着嗖嗖寒风，去赶25里外的三原县“腊八会”！

焦志学望见：家乡的兄弟姐妹为看一场电影，冒着炎夏酷暑，大汗淋漓，奔往30里远的泾阳县；半路又来雷雨，一个个象落汤鸡一样狼狽万状……

腾飞的乡镇企业和落后的乡镇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觉得，改变这种文化落后现状的责任，落在他和云阳造纸厂的肩上。

镇上原有个电影放映队，承包后不能自养，



散伙了。电影放映机也搞坏了。焦志学他们先把这部坏电影放映机买回来修好，把原电影放映员招进厂里当电工，兼放电影。他们又花了3000多元买回一台新的电影放映机。每季度给云阳镇36个自然村各免费放一场。纸厂内平均每月放三、四次。从1985年底到1987年10月，共放映电影150多场。

1987年春节，云阳造纸厂又是龙灯、狮子、大头娃，又是猜谜和文艺演出，远近几十里的群众都来看热闹。元宵节之夜，纸厂涌进五、六千人……

开个什么会的也得先有个响动，为啥不搞一支乐队呢？他早就盯上了云阳镇东街那伙常受雇于红白喜事的自乐班。

焦志学觉得，纸厂应促使云阳镇的经济、文化比翼双飞。自乐班也应抓过来。

他和自乐班的骨干交上了朋友。红红的烟头对着烟头之后，他笑着问：“你们去给人家吹这吹那，心里舒坦？”

“舒坦个屁！不管入洞房还是上坟，人家叫吹啥咱就得吹啥。虽说一晚上干吃净拿几十块，可总是吃人家眼角肉啊！”

“愿意不愿意到纸厂来？”

“打上灯笼寻不来的好事。”

“每月收入可没你们挣的外快多。”

“咱又不是光为钱来，进厂当工人，业余吹拉弹唱，名声好啊！”

焦志学伸出手说：“你们自乐班全来。”

“一言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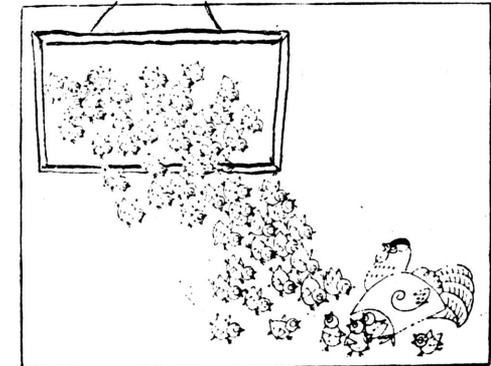
他们纸厂花了一万多元，买乐器，14人的管乐队，厂内外吹出了名，县上举行运动会，县妇联召开代表会，都非请他们不可。致使有人怀疑电影《迷人的乐队》里那些人物和故事就出于云阳造纸厂！

电影队、文艺队、乐队，象三块磁铁，把男女青工，紧紧地吸引在云阳造纸厂。连续三年，全厂没发生过一起违法乱纪案件。

云阳造纸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焦志学，1987年，被选为陕西省劳动模范。

事实告诉人们，一个人的行动，如果以公益为目标，他的人生之花，必然结出丰硕香甜之果！

(摄影 柳瑜)



找妈妈(幽默画) 王建成

开场白

安徽芜湖，这个51万人口的城市因改革而名闻天下，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一个被称作“傻子”的改革家，他的大名叫年广九。

谁都没有料到，这个在芜湖中山路、新芜路、大戏院等繁华街道拎筐摆摊叫买水果几十年的小商贩，这个老少爷们尽可以在“大观园”澡堂外和戏院电影院门口邂逅相遇的“傻子”年广九，这个逢人开口笑猥猥琐琐从顾客钱包里赚些蝇头小利以维持全家四五口人生活的“北方侏子”，在中国商品经济的“一池春水”中搅起了大波大澜。

在这里，我要记述的便是刚刚发生似乎又相隔遥远的关于“改革家”、“傻子”、“傻子侏子”、“傻子”世界的故事。

皖东芜湖。长江。码头。轮渡。人们行色匆匆。

沿码头路边，十好几辆三轮车一字排开，车夫们懒散闲聊着，漫不经心中又不时向轮渡出口处投去一瞥，企望从一个外地佬的钱包里狠狠宰一刀。

满街都是卖瓜子的商店摊位，“傻子”、“胡大”、“迎春”，商标真真假假花花绿绿。

双决面在 | 蛮，一立下 惶家现然起下面后风  
木(别作对 | 感那包即，惑的他，来，头挑，酒  
)题呢忍诞父人情老涌了眼老我，地歪一，然  
图 痛水亲的景泪出里一神人发突吃一下

走拢去，商贩就会涎着脸迎上来兜售。买瓜子，芜湖瓜子名气大呵。来包“傻子”？“傻子瓜子”名扬四海走向世界！来包“胡大”也不错，“胡大”芜湖最好销，逢年过节就连“胡大公司”的宣律师都要亲自到胡家开“后门”啦。你遇到一个巧嘴的年轻商贩 他会狡黠地眨着眼睛告诉你，“傻子”“胡大”采众家所长妙制精湛，配方神奇独特，滋阴补肾，清凉祛火，它是营养食品有病治病无病防病。要是听“迎春”瓜子公司的副总经理陈恒庸“砍”，他那种把“傻子”“胡大”踩在脚下的瓜子大亨风度就足以使你为之倾倒。怎么，你来芜湖这么久，还不知道！我们“迎



春集团”是商业部支持的。买瓜子卖瓜子访瓜子写瓜子。瓜子，瓜子，瓜子。一登上长江东岸，你就会发现你已为瓜子的海洋淹没了。奶油五香玫瑰酱油可口的味道掺合在江风里迎面拂来，嗅之而不能自已。而今即将离去，思维却象一堆乱麻，感觉却象一张白纸。一辆米黄色“伏尔加”——《光明日报》驻安徽记者站专车——很不耐烦鸣着喇叭用车头拨开人流车流驶向码头。车停。下车。笃笃——轮渡沉闷的汽笛声在催促乘客。我正要上船，突然一只粗壮有力的胳膊把我拽了回来。同车的芜湖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扯着我的袖管不容商量地说：“你的稿件我们要审。”



我的老家在关中西府的兴平县。凡遇有年节、婚丧嫁娶、盖房等大事儿，家人、村人、亲戚便携礼而来，少不了一顿面条。一张桌上常常坐了抽旱烟的男人，奶孩子的婆娘，胸脯帕帕的老汉，鼻流长江的娃娃。他们不管熟识与否，同用一摞碗，同吃一锅面，同使一锅汤，同守一规矩。这规矩就是吃面不兴喝汤，剩汤重新回锅，加温加放臊子菜后再供洗面食用。如此循环往复，直至饭毕。此种吃食俚语戏为“涎水面”。

家乡人吃“涎水面”场面甚是热烈，客人坐着吃，主人跑着端。吃客刚刚挑起一绺面(碗内讲究只有一筷头面)，吸溜进嘴，便放这碗端那碗，端着碗端着碗，忙忙碌碌，在大盘端走捞了面的汤，忙忙碌碌，在这穿梭端盘中体味年节或过事的隆重。据说，一个好吃家一顿能吃一桌重。据说，一个好吃家一顿能吃一桌重。据说，一个好吃家一顿能吃一桌重。

这龙年初一，父亲由不得又厨房走去。我对二姐使了个眼色，她过去稳住父亲，说春节电视节目开始了。

几经犹豫，他终于接过了碗，先饮下一杯西

钟爱的“涎水面”在我家失宠而悲哀伤感呢。就在这一阵，大姐和我一人捧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关中臊子面，由灶房走进里屋。霎时，屋内氤氳着熟悉的家乡面香味。看着父亲那饱经风霜的脸庞，我们姐弟几个担心父亲不肯吃这连汤带汤一齐下肚的臊子面，不肯背他的儿女们“招安”。

把他按在沙发上。我和大姐赶紧钻进灶房忙活开了。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和音乐声中，我隐约听到父亲在里屋喟然长叹。嗯，父亲准是为他

突如其来的要求，搞得我莫名其妙。“稿件一个字都没写呀，审什么？”

“根据中央1981年文件精神，你写芜湖的稿件必须送我们审查！”他用身体拦住我的去路，神色威严，“稿件不经我们审，有问题你要负责……”

留在岸上的这位尊敬的科长，终于随着船行被抛在了后面，他的声音却一直在我耳畔烦扰。前一天，芜湖铁山宾馆(市委市政府接待处)。

一间装修豪华的小宴会厅，一场晚宴正在举行。席间觥筹交错，祝酒频频。

红色地毯，典雅的土漆金饰高级硬木餐桌椅在柔和吊灯辉映下神采奕奕。每个食客身不由己地进入一个融融的世界。每一个食客的呼吸道来进出的都是上流社会和友好空气。

配以上等美酒、山珍河鲜，怎不令人忘情销魂。“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聚会，市委副书记以市委市府的名义招待闻风来至芜湖采访“傻子”、“傻子瓜子”的中央和地方报纸电视台新闻记者。

大家笑脸相迎，夹菜碰杯，多有客套。然而，彬彬有礼中似各怀戒心。宴会前，书记便以“听取意见”为由，来“摸底”了。记者们闪烁其辞，欲言又止，反杀一个“回马枪”，问书记这事那事，书记儒将风度，翩翩倜傥，正好接过去话茬，疏导舆论走向。这场面，好似《三岔口》，摸黑各打各的路数。(一)(题图孟德河)



高歌 胡义明